

廉方乎

聊齋故事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

聊齋故事

席 方 平

蒲松齡 原 著
曉 平 等 改 寫

通俗文藝出版社

席 方 平

(聊齋故事)

蒲松齡原著 曉平等改寫

*

通俗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香餌胡同73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73

宝文堂印刷厂印刷·新华書店

*

总号/文)0091 开本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15/16 字数32,000

1956年9月第一版 1956年9月第一次

印数：1—75,000

統一書号：T10023·68

定价：(5)一角五分

本書說明

這一集子，共收了“席方平”、“石清虛”、“紅玉”、“俠女”、“促織”等五篇文章，都是根據聊齋志異中的故事改寫的。改寫的方法，不是逐字逐句的翻譯，而是根據原作主題、人物性格，進行了適當的加工。對原故事中一些果報、淫穢、維護封建道統的糟粕，曾略加刪節。至於文中借神鬼精怪，影射當時社會現實，表達人民願望的部分，都全部保留，未作改動。

目 錄

席方平.....	曉平 (1)
石清虛.....	曉平 (15)
紅玉.....	啓曜 (29)
俠女.....	蕭歌 (40)
促織.....	史詩 (52)

席方平

曉 平

东安是一个偏僻的地方，这地方有条硬汉子名叫席方平。

席方平住的村子里有个羊大户，羊大户家祖祖辈辈做官，门口挂着千顷牌，上馬石兩边豎的是大旗杆，真算得上是一个縉紳門第，富貴人家。在这东安一帶，一提起威風凜凜的羊大户來，晚上能吓得小娃子不敢哭。

席方平和他老爹席廉，勤勤儉儉地种着几十畝水地，爺兒兩個半耕半讀，安分守己的过着一份小日子，本來是井水犯不着河水的事，忽然有一天席廉被羊大户叫了去，硬要用一塊山地換他那几十畝水地。原因是羊大户要修个水塘，想把席家的水地种藕养魚。

席老漢虽然为人忠厚老实，可是說倔起來，比石头还硬，他不怕得罪羊大户，直着脖子嚷道：“想換地呀？把皇上抬來都不行！”

这下子可惹了乱子，沒等几天，縣衙門里差來了衙役，一根索子牽去了席廉，不用說，“衙門口朝南开，有理沒錢別進來。”这官司一打就輸，官家把席家的地判給了羊大户。

多虧席方平的人緣好，大家上了个呈子，才把席廉保出

孝方鼎



來，席老漢忍氣不過，回到家去后就吐了血，沒等几天竟把个忠厚老誠的老頭子活活氣死了。

席方平見老爹被人氣死，捶胸頓足地要和羊家拚命。街坊們勸住他，說：“方平啊！先辦喪事吧，打發老人家入土為安，再想法子報仇也不晚哪！”席方平一听也對，再一看老爹還直挺挺地躺在冷床上，不覺放聲大哭。

不說席家忙着辦喪事，再說羊大戶正高高兴兴地打點給太爺送禮，不想一脚摔倒在地，口吐白沫死了過去，羊家人們一見慌了，急忙請巫婆、搬大夫，救了半晌才緩醒過來。羊大戶一睜開眼就告訴他孩子們：“了不得啦！席廉老兒在陰曹地府把我告下來了，趕快給我預備後事吧……”說完，老家伙一蹬腿竟自死了。他孩子們一想，打官司反正有錢的不吃虧，就是陰間也是那麼回事。連夜雇人扎糊了几十座金山、銀山，還有車、船、轎、馬，擺到庄頭直燒得滿天通紅。

這事傳到席方平耳朵里，心里自是納悶，這報仇的事也只好壓一壓了。

一天，席方平正睡着覺，只見他老爹披枷帶鎖，遍體是傷，哭哭啼啼的來了。見了席方平就說：“兒啊！窮人到那里也是吃氣受罪，沒想到陰曹地府也不是說理的地方。羊大戶花錢買通了城隍，一天到晚拿我非刑拷打，兒呀，快來救我呀！……”正說着，只見一個青面獠牙的惡鬼，一抖銅叉，押着席廉就走。席方平氣得大叫一聲，醒來原是一夢。

席方平這一喊，早把家里的人給驚醒，只見他坐在炕

上，瞪着兩眼，咬着下唇，呆呆地發愣。他老婆忙問他怎么了？席方平不理她，半晌才自言自語地說：“爹呀！您老人家一生老实本分，活着受气，死了还背屈含冤。羊家有錢，可是咱們有命，孩兒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您老人家在陰司受罪，我上天入地也得去伸冤告狀，哪怕他羊家是座泰山，咱們也得和他拚到底！”他老婆一听慌了，再問什么他都不答理了。从此，他也不言不語，也不吃不喝，只是大睜着兩眼傻呵呵的躺着。原來他的靈魂兒已經離了竅。

席方平只覺得飄飄蕩蕩地離開了家門，只見面前黃塵蓋地，烟霧弥漫，也不辨东西南北，心里惦记着老爹，就一直往前走。

走了好久，远远地望見了一座城池。漸漸路上也有行人，和人家一打听，才知道是來到陰間了。席方平心里明白，大約是死了，因为一心想着伸冤，也就顧不得死活，大踏步進了城，一直奔向了縣衙。

席方平剛走到衙前，就見他老爹扛着一面長枷，跪在堂口的柵欄旁示众，羊大戶却穿着員外官衣，坐在班房裏說笑，看守席廉的鬼卒還不住地用鞭子來抽打。

席方平一看几乎气炸了肺，赶上前去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鞭子掙住，破口大罵道：“你們這些狼心狗肺的小鬼，真是欺人太甚了！我爹要真是犯了罪，自有王法來處理。你們是些什麼東西，竟敢這樣作踐人！”鬼卒們一看這小伙子挺冲，也估不透誰給他撐腰，雖然大家都喝了羊大戶的油

水，却也有几分胆虛，因此互相挤了挤眼，就都溜开了。

席方平安慰了老爹兩句，奔上堂去，就擂动了堂鼓。

城隍老爺正在后堂数着羊大戶送來的元宝，忽然驚堂鼓被人敲得山响，也不知出了什么大事，慌忙抓过紗帽扣在头上，跑到前面傳話升堂。

城隍喊了声：“帶击鼓人！”鬼卒們如狼似虎地奔上前來，鎖住席方平就帶到堂上。

等到一問席方平是为伸冤而來，城隍这才放下了心。本想把他痛打一顿掏出銜去，因見席方平不是个胆小怕事的，自己这次又有些虧心，就叫鬼卒們先把席廉卸下長枷，收到獄里。然后对席方平打了官腔：“席羊兩家的訴訟，自有你父当案，本縣明鏡高懸，一定要秉公而断，你不該擅击堂鼓擾鬧公堂，念你年輕無知，赶快下堂去吧。”席方平依然跪着不走，只見城隍一抖袍袖，過來了兩個鬼卒，硬把席方平拖出銜去。

席方平怨气不出，看这官司是沒法再打了，心想：城隍既然受了賄賂，还有黃泉府管他。走！到府里上告去。

羊大戶一見席方平又奔了黃泉府，急忙拉了一車金銀也赶到府里。等席方平遞上了狀子，羊大戶早就上上下下打点好了。

黃泉太守不但收了一千兩銀子，还接了城隍一封私信。太守不愧是个老奸巨猾，一堂未过，就把席方平連同狀子仍然押回縣里審理，自己落了个省心。

这回城隍心里可有了底，把席方平叫上堂去，一言不問就重打了四十大板，然后叫來兩名鬼卒，將席方平押解还陽。

鬼卒把席方平押到門口，就匆匆地走了。席方平虽然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可是他算铁了心，非把狀告到底不可，等鬼卒們走远了，他就又奔向了鄆都城。

去鄆都城大約百多里路，席方平一心报仇，早就忘掉了饥渴劳碌，只是忿忿不平的拐着兩腿，真还是越走越有勁。到了鄆都之后，席方平直奔报冤司去告狀。这回他算豁出來了，不但告羊大戶，連城隍帶黃泉太守一塊兒告。

报冤司的判官一見案情重大，就申报了閻罗王，一面叫席方平暂时住到店裏候審，一面去調被告等人來京質对。席方平心想：这回可到了說理的地方了！

席方平在店裏一住十來天，竟然沒有过堂的消息，他跑到报冤司問了好多趟，回回是讓他安心等着。一天，他剛去报冤司問了回來，走到一家茶館門口，見城隍手下的那位尖嘴师爺，笑迷迷地走出來，硬拖他進去坐坐。席方平本來不肯進去，見这位师爺老弟台長、老弟台短地叫得親熱，心想：到底看看你們鬧什么鬼把戲。就隨着他進了茶館。

尖嘴师爺果然很會說話，套了半天交情，才点到正題上。只見他从公文袋里摸出了一包硬梆梆的蒜条金，顯了一下又忙蓋上。放低了声音对席方平說：“老弟台，看見了沒有？这是十錠。咱們見了真人不說假話，官司打下去沒有窮

小子什么好处，听老哥哥良言相劝，咱们见好就收吧！这点小意思，是我们太爷送给你做路费的……”没等说完，就听“叭”的一声，师爷的尖嘴巴上早挨了一下挺响的耳光。席方平一言未发，扭头就走了。

到了晚上，他正坐在屋里又写状子，准备拦舆喊冤，忽然店里的老掌櫃的走了进来。低声地说：“席相公啊，不是我老漢多嘴，你人太死心眼啦！人家是官官相护，就是你满天下都是理，胳膊也扭不过大腿去，还是那句话，民不和官斗，趁早回去吧！”席方平冷笑了一声说：“老大爺，謝謝您这份好心，我姓席的既然来了，就没打算圆着回去，粉身碎骨，也得伸冤诉苦，您就别劝我了，我是不见黄河不死心！”老掌櫃一见没法，只好叹了口气去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席方平一直跑到森罗殿前，大声喊冤。这下子可惊动了閻罗王的御駕，立时跑出来几个牛头馬面，像鹰拿小鸡一般，将他抓了进去。

席方平一进森罗宝殿，就觉得陰風慘慘、鬼气森森，满耳朵一片哭号叫屈的声音。再抬头一看，只见刀山上穿满了血肉模糊的冤鬼，油锅里烹煮着無辜的游魂。席方平起先虽然也有些心驚胆寒，可是事已至此，也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，反而大摇大擺地走上殿去。

閻王一見席方平，嘿嘿嘿地冷笑了几声，开口就说：“來呀！将这刁民先給我重打四十殺威棍！”兩旁的牛头馬面暴雷也似答应了一声，过来就要把他拖下丹墀。席方平可真

急了，厉声說：“且慢！請問大王，小人我身犯何罪？”閻王連理也沒理，一連串的喊道：“給我打！打！打！”

席方平挨了這四十棍，連哼都沒哼。閻王就問他：“席方平，可知道為什麼打你？”席方平氣忿忿地說：“知道！誰教我沒有錢哪！”這一句不要緊，可搗了閻王爺的病根子。氣的閻王的胡子像刺蝟一樣豎起來了，半晌才說：“好！好！好！不給你個厲害，諒你也不認得王法如爐。來呀！給我扔到火床上烙烙他！”

牛頭馬面把席方平拖到東廊，只見廊下有一架鉄床，床下面燃燒着柴炭，熊熊的大火，把鉄床燒得通紅，席方平反正也豁出來啦，任憑鬼卒們脫去了他的衣服，把他推倒在鉄床之上。只听“哧啦”一聲，把個席方平烙了個皮焦肉爛。這時席方平真是求死不得，痛徹心肝，虽然是痛苦，可是一股冤氣支持着他，也就熬得住。

烙了一會兒，牛頭說：“行了。”就把席方平拖下鉄床，又把他架到殿上。閻王以為這回可把席方平給治服了，就問他道：“席方平，你还敢告狀嗎？”席方平瞪着眼、咬着牙回答道：“告！只要留我三寸氣在，一定要告！”閻王就哼了聲說：“告狀还有你的好处嗎？”席方平道：“父仇未報，大冤未伸，我既然來告狀早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決不怕你們折磨我！”閻王說：“难道你还想告孤家不成？”席方平說：“当然是連你閻王也告！”閻王一听不觉又大發雷霆，怒喝道：“你告我什么？”席方平也怒罵道：“我告你：貪脏枉法！欺

压百姓！殘酷無道！昧尽天良！……”沒等他說完，只听閻罗王哇呀呀厉声怪叫：“來人哪！把这刁民鋸为兩片！”

牛头馬面剛把席方平拉出殿外，就見判官跑了出來，把席方平又叫了回去。閻王說：“席方平，你若答应不告了，就饒了你这一回。”席方平說：“非告不可！”閻王二句話不說，只把袍袖狠狠地一甩。

鬼卒們把席方平拉上鋸人台，用兩塊木板把他一夾，然後捆了个結实，只見牛头馬面提过一条血迹模糊的門扇鋼鋸，順着板子头就鋸了下來，漸漸地鋸到了席方平的頭頂，就觉得鋒利的鋸齒，轟轟隆隆地劈开了腦袋，只痛得席方平渾身抽搐，血水像噴泉一般流了下來。痛虽然是痛，席方平依然是咬緊牙关，連哼都不哼。

牛头一边擦汗，一边冲着馬面伸了伸大拇指說：“真是条硬漢子！”馬面閉着眼睛也不敢看，只是点了点头。看看鋸到了胸口，馬面却停住了手，就說：“牛大哥！这可是个好入哪！”牛头嘆了口气說：“誰說不是呀！”馬面又說：“咱要是把好人的心給鋸了可伤天理呀！”牛头說：“怎么办呢！”馬面打了个手势，就把鋸一歪，席方平就觉得鋸齒斜着岔拐了弯。沒想到心虽沒鋸着，可把席方平痛了个够噲！

一会儿鋸到底了，鬼卒們一撤板子，这被鋸成兩片的身子，就倒在兩下里。这时殿上又喊着：“帶席方平！”牛头馬面忙把这两片身子湊在一塊，扶着席方平站起來。剛往前迈了一步，“撲哧”一下，身子又倒在了兩边。牛头和馬面呆呆

地望了望，只見牛頭就从腰上解下一條皮挺壯帶，緊緊地扎住席方平的腰，然後笑着對他說：“老弟，你是個好樣的！送給你這條帶子，表表我老牛這番敬意吧！”席方平自從系上這帶子，立時覺得一點痛苦也沒有了。

席方平第三次被帶到閻王案前，心裡就暗自盤算道：“再要是硬下去，恐怕還要吃大虧，何必這麼傻呢？暫時哄這昏王一下，又待何妨！”閻王果然又問他還告不告啦？席方平假裝服了氣，便說不告了。立時閻王那張黑臉露出了笑容，於是叫案前的黑無常、白無常送席方平回人間去還陽。

黑、白兩無常把席方平領出了北門，就往東一指說：“去吧！一直走就到家啦！你要不老老實實的回家，可小心點！”說着，兩個無常鬼竟自回城去了。

席方平來到大路口上，不禁發了楞，沒想到這陰曹地府比陽世三間還暗無天日。反正大仇未報是決不能回去，再去告狀吧？可是誰能主持公道不畏权势呢？他游疑了半天，忽然想起了威靈遠震的灌口二郎。這是一位正直無私的天神。想到這裡，席方平一跺腳說：“對！找二郎神去！”說着逕自返回頭來，直奔南方就走。

剛剛繞過鄴都城，就覺得身後有人用鎖鏈套住他的脖子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青衣高帽的黑無常。這無常鬼奸笑着道：“好哇！你這小子真會歪經，怪不得閻王爺猜定你不會回家，果然又要搗鬼。走吧！回去把你下油鍋炸焦了！”說着，又把席方平牽回了鄴都城。

又到了森罗宝殿，这回席方平依然是寧死不屈，閻王爺却实在沉不住气了。見席方平是不吃硬的，只好下了軟功夫。立时換了一副笑吟吟的面孔，对席方平說：“席方平啊，孤家念你是个孝子，是个誠实人，哪能不給你伸冤雪恨呢！如今你爹已經往富貴人家投生去了，你也該活变活变，別再死咬住不放了！好吧，你安心去还陽，我一定讓你也富貴終生，活到九十九歲，怎么样？人生在世，也就不过如此了吧！”說着，还叫身旁的判官記在生死簿上，又当面盖上了黄金大印。然后又讓席方平親自看了看。事情已經鬧成这样，閻王又一死地裝好人，席方平怕坏了大事，便假意向閻王謝了恩，依旧跟随着黑、白無常下殿而去。

这一回無常鬼也学机灵了，說什麼也不讓他一人走了，一路上罵罵咧咧地跟在席方平后边。就听黑無常罵道：“他媽的我算倒了楣，跟着你这个窮鬼把腿都跑細了！連双鞋錢都沒混上。姓席的你要是再冤魂不散，犯到老子手里，非用大磨細細的把你研了不可！”席方平一听气往上撞，立时停住了脚步，回过头來說：“好吧！我还就是冤魂不散，走走走！咱們回去見閻王去！我非尝尝你这大磨的滋味不可！”說着往回就奔。白無常一看事情要鬧僵，就一边攔住席方平，一边埋怨黑無常道：“你这小子！打铁的看不出火色來，这主兒連閻王爺都沒放在眼里，他会吃你这一套？得啦，咱們認倒楣，只要把这个活祖宗平平安安的送回去，就算咱运气不錯！”說完，这两小鬼对席方平一死的好言相劝：“得啦！

席二爺您多包涵吧！我們小哥倆言語不周，多有冒犯，您高高手我們就過去了，走吧走吧！您要是實在走不動了，我們哥倆輪班背着您都行。”

席方平也不理他們，仍然是慢慢地往前踉蹌，三里一歇，二里一坐，兩小鬼也不敢惹他，只好由着他的性兒。走了多半日，路過一個小村，見一家大門半開半掩，門口掃得光溜溜的挺乾淨，席方平就一屁股坐在門檻上，一邊歇着腿兒，一邊打主意。這時就聽見門里边有婦女呻吟的聲音，又聽見有人招呼溫開水，拿木盆，像是挺忙亂的。就見兩無常鬼咬着耳朵嘀咕了幾句，趁席方平沒防備，四只手一齊用力，一下子把席方平推進了門里。

席方平被這一推，大吃一驚，立時覺得身子飄飄忽忽的很不得勁，用力一掙扎，就聽見有人說：“好啦！好啦！孩子下來了。嚇！還是個胖小子哪！”席方平這時再定睛一看，原來自己變成了一個剛生下來的嬰兒，一位老婆婆正把他抱在木盆里洗呢！

席方平這時才明白自己遭了人家的道兒，再想離開這個家門可就難了。一氣之下，不吃奶也不喝水，捶胸撕耳的晝夜啼哭。這家子剛添了個胖小子挺喜歡的，誰知道他還有一肚子冤枉！一見孩子這樣可就慌了，怎麼哄，怎麼醫治都不行。一直鬧騰了三天，才算把這個小皮囊交代了。惹的這一家人哭得死去活來。

小孩一死，席方平這才恢復了原狀，害怕又遭了圈套，